

## 会做菜的大舅

■陶敏

30年前,我从老家来十堰城区上学,那时才十几岁,对从未进过城的我来说,一切都是陌生的,心中不禁有些胆怯。

好在大舅一家在十堰,这让我的心有了一丝安定。

大舅是一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干部,我来十堰上学时,他已退休,每天上午穿梭在菜市场与厨房研究菜品;中午准时收看新闻节目,午休后开始在阳台打理花草,种植绿叶蔬菜。

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阳台上那棵金桔树。十几平方米的阳台上,这棵金桔树占了很大的位置,茂密的枝叶探出墙角,向天空延伸。大舅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给金桔树浇水,直到秋天看它结下累累的果实。当然,这些甜美的果实,我是第一个享用的。

那时一到周末,大舅就打电话到学校,让我去他家吃饭。周六一大早,大舅就开始准备一天的美食,去三堰菜市场买时令的瓜果蔬菜,回家就着手烹饪。看着大舅忙碌的背影,我心里过意不去,想搭把手,大舅总是和蔼地说:“你去旁边看电视,坐着玩一会儿就好。”不多时,一桌美食就端上桌,我垂涎欲滴。大舅生怕我在学校没吃好,总是把大块肉往我碗里夹,一再嘱咐我多吃点。

我最喜欢吃大舅做的红烧肉、蹄髈和蒜汁茄子,红烧肉、蹄髈吃起来软糯酥烂,肥而不腻,入口即化;蒜汁茄子吃起来蒜香浓郁,鲜嫩滑爽,正如蔡澜所说:“端得起几碗米饭。”

后来我每周末都提前到大舅家,和大舅一起去菜市场。大舅走在菜摊前,边买菜边告诉我辨别菜品的办法,遇到我不认识的新鲜水果蔬菜,哪怕再贵,大舅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,让我尝尝鲜。新鲜蔬菜当顿品尝,瓜果等我走时全部让我拎到学校。

渐渐地,周末到大舅家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。我在大舅家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,打扫卫生,收拾屋子,洗碗刷锅。闲暇时,大舅会教我一些生活常识,怎样开液化气灶,怎样使用微波炉,怎样把一道看似简单的菜品做得色香味俱全,下楼怎样坐电梯,出门怎样乘公交……上学的三年,所有的节假日我都在大舅家度过,大舅、舅妈对我非常好。每当我从十堰城区返回老家时,舅妈就会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新衣服和礼物,让我带回家给爸妈。大舅家的温暖让我这个从最初胆怯的农村孩子一点点成长,逐渐适应城市生活,变得阳光开朗起来。

一晃我毕业了,要找工作了,妈妈对大舅说,让他给我安排一个好的单位。身为老党员的大舅很坚持原则,一口回绝,说工作得靠自己努力,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。

当时我很不理解,觉得大舅太严厉了。现在想想,也觉得挺好,因为有了大舅的坚持,让我没有后路,只能一步一个台阶、脚踏实地前行;在工作中,我也理解了大舅的初衷: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打拼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

多年以后,我也能做一桌拿手好菜,这得益于大舅的指导;闲暇时,也爱弄些花草,这得益于大舅的熏陶。在生活中,我也向大舅一样,做事认真,待人善良,这是大舅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十几年前,大舅突然摔倒,引发脑溢血,及时送医治疗后,命虽然保住了,但身体未能恢复。自从大舅重病以后,我就再也没吃到过他亲手做的红烧肉、蹄髈、蒜汁茄子了。

上周,亲人群里发消息:“大舅因病医治无效于今日病逝,享年94岁。”一下子就勾起了我30年前的记忆。我的大舅就这样离开了,伤痛了十几年,他应该也累了,需要彻底休息了。

大舅,愿天堂没有病痛。

## 遥远的思念

■尚长文

自从高中毕业离开丹江口市,到现在,我在千里之外的山东胜利油田已经生活了整整40年。

生活在异乡,想外婆外公时,我就会拿起笔来,写我少年时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那个小山村,写山村里晒也晒不干的雨季,写雨季里滴水的屋檐。

思念,就仿佛屋檐下的水珠,只一滴,便使暗夜里的星海,掀起冲天的巨浪。

外婆去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那是一个下午,收到老家那边发来的报丧电报后,我泪如泉涌。从此,每年总有那么一两次,我会在清冷的夜里梦见外婆。在梦里,外婆一句话也不说。每一次从梦中含泪醒来,我都努力去还原梦里的情景。

尤其是近年来,当岁月的风霜染白两鬓的黑发,特别是经历一次次彻骨疼痛的生离死别之后,我倒宁愿相信,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梦境,有那么一个特殊的空间,在那里,我们可以和永别了的亲人有机会倾诉积压于心头的情感,还可以和先辈们有幸相逢相拥。

外婆去世后,小姨和舅舅将她安葬在丹江口市郊。没过多久,外公就跟着去了,到那里和外婆继续相依相伴。于是,每年清明节到来的时候,我都会在遥远的山东朝着老家丹江口的方向遥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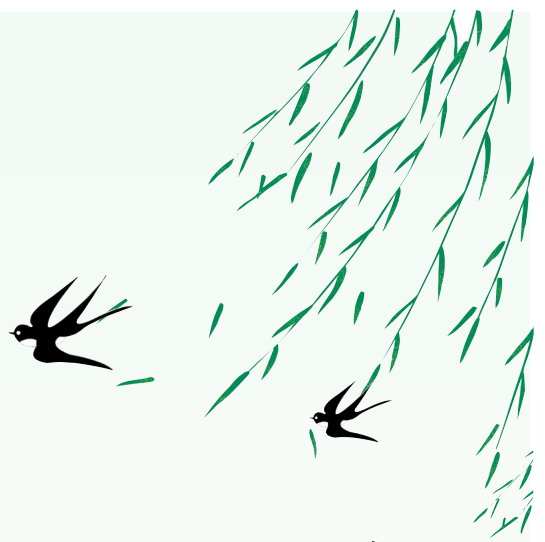
最初遥祭外公外婆时,我的女儿只有五六岁。小小的她站在那里,瞪大一双眼睛,看着眼前的一切,若有所思。我相信,爱和思念已经从那时起植根于她的心里。

2008年秋天,母亲也走了。电话打来时,是我爱人接的。放下电话,她就流泪不止。她说,老妈走了。我尽量用平静的口气说:“妈妈八十多岁了,她受病痛折磨,活得多痛苦啊,若能到天堂,对于老人家也是一种解脱。”

我安慰爱人,却无法安慰自己。我赶到医院,当太平间的工作人员打开冰棺时,看着静静躺着的母亲,我哭了:“妈妈,这里面很冷啊!”

送母亲走的那天,当母亲被推入火化炉的时候,我哭了:“妈妈,这会很痛啊!你受得了吗?”从此,我记住了那里,记住了那个火葬场,记住了那个殡仪馆。因为那个时候,母亲寄放在那个殡仪馆里。一种刻骨的疼痛,便由此而生。

2008年以后,我的父亲、小姨、舅舅陆续离开了人世。如今,父母那一代的直系长辈都已故去。在一次次痛苦的告别后,我记住了他们离开的日子,也记住了埋葬他们的地点。从此,那些地点因为埋藏着记忆,埋藏着爱,便在我梦境中反复出现。



## 淡淡的花香

■李云峰

转眼间,又是一年清明节。清明时节,感伤怀旧,睹物思人,我很怀念奶奶。

奶奶离开我近20年了,时间带走了一切,却无法冲淡我对奶奶的思念……

奶奶是农村人,文化程度低,几乎不识字,却出奇地明白不少大道理,比如做人要讲诚信,还教导我说,答应别人的事,一定要做到。

我9岁那年,正值农忙,奶奶带着我去二爷家借农具收庄稼,并答应三天后归还。有了那件农具,干农活趁手多了,我们也按计划完成。然而,天公不作美,就在奶奶准备归还农具时,突然电闪雷鸣,大雨从天而降。看着门外黄豆大的雨点,我们都劝奶奶别出门了,第二天再归还也不迟。谁知奶奶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:“不行,答应别人的事,就一定要做到!”话音刚落,奶奶就披上雨衣,扛着农具出门了,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二爷家的方向走去……

因为淋雨受了凉,奶奶第二天就发烧了,我们都心疼地责怪她,她却说:“要是失信于人,心里会不安。”

小时候,父母在外打工,奶奶照顾我的饮食起居,她经常教育我要勤劳。“庄稼地不会耽误勤快人”,这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不管酷暑寒冬,每天清晨6点半,奶奶都会准时起床,扫地、擦桌子、洗衣服。

每逢冬季,天寒地冻,我总是赖床,也劝奶奶多睡一会儿,她却笑笑说:“奶奶上年纪了,睡不着。”其实我知道,这是奶奶善意的谎言,她要早起操持家务,农忙时还要下地播种、锄草、翻地,生活的重担,不允许她偷懒啊!

记得有一次,我周末睡懒觉,中午11点了还赖床,奶奶来到我床前,一改往日的和蔼,表情严肃地说:“学生娃上午要好好上学,咋还在睡懒觉呢?”听着奶奶的话,再想到她平日的勤劳习惯,我羞愧得无地自容,连忙起床洗漱,从此再也不敢偷懒。

长大后,我知道了“天道酬勤”这个成语,这不正是奶奶的真实写照吗?

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奶奶,或者说,奶奶给我留下了什么,那就是“诚”与“勤”。这两个字,彰显了她的人格,是她一生最真实的写照,也是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2004年6月的一个清晨,奶奶在睡梦中安详离世,享年82岁,没有病痛,邻居们都夸奶奶有福。我知道,这是一辈子善良的奶奶必然的福报……

清明节快到了,我准备回一趟老家,给奶奶送去一支素雅的鲜花,淡淡的花香,如奶奶的品行。

奶奶离去这么多年,她留给我的爱还在。

